國語/卷05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魯語上

國語卷第五
魯語下
作者：左丘明　春秋

齊語

叔孫穆子聘於晉

叔孫穆子聘於晉，〈穆子，魯卿，叔孫得臣之子豹也。〉晉悼公饗之，〈以饗禮見也。〉樂及《鹿鳴》之三，而後拜樂三。〈及，至也。悼公先為穆子作《肆夏》、《文王》各三篇而不拜，至《鹿鳴》之三篇，乃後拜樂三也。〉晉侯使行人問焉，〈行人，官名，掌賓客之禮。《傳》曰：「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焉。」〉曰：「子以君命鎮撫弊邑，〈鎮，重也。撫，安也。〉不腆先君之禮，以辱從者，〈腆，厚也。稱從者，謙也。〉不腆之樂以節之。〈以樂節之也。　案：「之」，公序本作「禮」。〉吾子舍其大而加禮於其細，敢問何禮也？〈大，謂《肆夏》、《文王》也。細，謂《鹿鳴》也。〉」

對曰：「寡君使豹來繼先君之好，君以諸侯之故，貺使臣以大禮。〈貺，賜也。〉夫先樂金奏《肆夏・樊》、《遏》、《渠》，天子所以饗元侯也；〈金奏，以鍾奏樂也。《肆夏》一名《樊》，《韶夏》一名《遏》，《納夏》一名《渠》，此三夏曲也。禮有九夏。《周禮》：「鍾師掌以鍾鼓奏九夏。」元侯，牧伯也。鄭後司農云：「九夏皆篇名，《頌》之類也，載在樂章，樂崩亦從而亡，是以頌不能具也。」〉夫歌《文王》、《大明》、《綿》，則兩君相見之樂也。〈《文王》、《大明》、《綿》，《大雅》之首，《文王》之三也。三篇皆美文王、武王有聖德，天所輔祚，其徵應符驗著見於天，乃天

命非人力也。周公欲昭先王之德於天下，故兩君相見，得以為樂也。〉皆昭令德以合好也，皆非使臣之所敢聞也。臣以為肄業及之，故不敢拜。〈肄，習也。以為樂人自習修其業而及之，故不敢拜。〉今伶簫詠歌及《鹿鳴》之三，〈伶，伶人，樂官也。簫，樂器，編管為之。言樂人以簫作此三篇之聲，與歌者相應也。《詩》云：「簫管備舉。」〉君之所以貺使臣，臣敢不拜貺。〈貺，賜也。〉夫《鹿鳴》，君之所以嘉先君之好也，敢不拜嘉。〈嘉，善也。《鹿鳴》曰：「我有嘉賓，德音孔昭。」是為嘉善先君之好也。〉《四牡》，君之所以章使臣之勤也，敢不拜章。〈《四牡》，君勞使臣之樂也。章，著也。言臣奉命勞勤於外，述敘其情以歌樂之，所以著其勤勞也。〉《皇皇者華》，君教使臣曰：『每懷靡及，〈《皇皇者華》，君遣使臣之樂也。皇皇，猶煌煌也。懷私為每懷。靡，無也。言臣奉使當榮顯於君，如華之色煌煌然。既受命，當思在公，每人人懷其私，於事將無所及也。　案：「榮顯於君」，「於」，公序本作「其」。〉諏、謀、度、詢，必咨於周。』敢不拜教。〈此六者，皆君之所以教臣也。訪問於善為咨，忠信為周。言諏、謀、度、詢，必當諮之於忠信之人也。〉臣聞之曰：『懷和為每懷，〈鄭後司農云：「『和』當為『私』。」〉咨才為諏，〈「才」，當為「事」。《傳》曰：「咨事為諏。」〉咨事為謀，〈事，當為「難」。《傳》曰：「咨難為謀。」〉咨義為度，〈咨禮義為度。度，亦謀也。〉咨親為詢，〈詢親戚之謀也。〉忠信為周。』〈言當諮之於忠信之人。《詩》云：「周爰諮謀。」〉君貺使臣以大禮，重之以六德敢不重拜。」〈六德，謂諏也、謀也、度也、詢也、咨也、周也。〉

叔孫穆子諫季武子為三軍

季武子為三軍，〈為，作也。武子，魯卿，季文子之子季孫夙也。《周禮》：「天子六軍，諸侯大國三軍。」魯，伯禽之封，舊有三軍，其後削弱，二軍而已。武子欲專公室，故益中軍以為三，三家各征其一。事在魯襄十一年。〉叔孫穆子曰：「不可。天子作師，公帥之，以征不德。〈師，謂六軍之眾也。公，謂諸侯為王卿士者也。《周禮》：「軍將皆命卿。」《詩》云：「周公東征。」周公時為二伯而東征，則亦上公為元帥也。〉元侯作師，卿帥之，以承天子。〈元侯，大國之君。師，三軍之眾也。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。承天子，謂從王師征不義也。孔子曰：「天下有道，則禮樂、征伐自天子出。」〉諸侯有卿無軍，帥教衛以贊元侯。〈諸侯，謂次國之君。有卿，有命卿也，二卿命於天子，一卿命於其君。無軍，無三軍也。若元侯有事，則令卿帥其所教武衛之士，以佐元侯。《禮》所謂：「次國二軍，小國一軍」，謂以賦出軍從征伐也。贊，佐也。〉自伯、子、男有大夫無卿，〈無卿，無命卿也。《王制》曰：「小國二卿，皆命於其君」也。〉帥賦以從諸侯。〈賦，國中出兵車、甲士，以從大國諸侯也。〉是以上能征下，

下無姦慝。〈征，正也。慝，惡也。〉今我小侯也，〈言小侯者，削弱之日久也。〉處大國之間，〈大國，齊、楚也。〉繕貢賦以共從者，猶懼有討。〈猶懼以不給見誅討也。〉若為元侯之所，〈之所，謂作三軍，元侯所為也。〉以怒大國，無乃不可乎？」弗從。遂作中軍。〈言中者，明已有上下軍也。〉自是齊、楚代討於魯，〈代，更也。〉襄、昭皆如楚。〈襄，襄公也。昭，昭公也。如楚，朝事楚也。事在襄二十九年、昭七年。〉

諸侯伐秦魯人以莒人先濟

諸侯伐秦，及涇莫濟。〈及，至也。涇，水名也。濟，度也。魯襄十一年，晉悼公伐鄭，秦人伐晉以救鄭。十四年，晉使六卿帥諸侯之大夫伐秦，至涇水，無肯先渡者。〉晉叔向見叔孫穆子曰：「諸侯謂秦不恭而討之，及涇而止，於秦何益？」〈何益於伐秦之事也。〉穆子曰：「豹之業，及《匏有苦葉》矣，不知其他。」〈業，事也。《匏有苦葉》，《詩・邶風》篇名也，其詩曰：「匏有苦葉，濟有深涉。深則厲，淺則揭。」言其必濟，不知其他也。〉叔向退，召舟虞與司馬，〈舟虞，掌舟。司馬，掌兵。〉曰：「夫苦匏不材於人，共濟而已。〈材，若裁也。不裁於人，言不可食也。共濟而已，佩匏可以渡水也。〉魯叔孫賦《匏有苦葉》，必將涉矣。〈詩以言志也。〉具舟除隧，不共有法。」〈隧，道也。共，具也。舟虞具舟，司馬除道。法，刑也。〉是行也，魯人以莒人先濟，諸侯從之。〈諸侯，諸侯之大夫也。以，用也。能東西之曰以。〉

襄公如楚

襄公如楚，及漢，聞康王卒，欲還。〈襄公，魯成公之子襄公午也。如楚者，以宋之盟朝于楚也。漢，水名。康王，楚恭王之子康王昭也。〉叔仲昭伯曰：「君之來也，非為一人也，〈叔仲昭伯，魯大夫，叔仲惠伯之孫叔仲帶也。一人，謂康王也。〉為其名與其眾也。〈名，謂為大國有盟主之名也。眾，略地多、兵甲眾也。〉今王死，其名未改，其眾未敗，何為還？」諸大夫皆欲還。子服惠伯曰：「不知所為，姑從君乎！」〈惠伯，魯大夫，仲孫他之子子服椒也。姑，且也。〉叔仲曰：「子之來也，非欲安身也，為國家之利也，故不憚勤遠而聽於楚；〈憚，難也。〉非義楚也，畏其名與眾也。〈義楚，非以楚有義而往也。　案：「義楚」上疑脫「非」字。〉夫義人者，固慶其喜而弔其憂，況畏而服焉？〈慶，猶賀也。喜，猶福也。〉聞畏而往，聞喪而還，苟羋姓實嗣，其誰代之任喪？〈羋，楚姓也。嗣，嗣世也。任，當也。誰當代之當喪為主者乎？言必自當之，故不可不往弔也。〉王太子又長矣，執政未改，〈執政，令尹、司馬也。改，易也。

〉予為先君來，死而去之，其誰曰不如先君？〈言我為楚先君故來，聞死而去之，後嗣臣子誰肯自謂我德不如先君者也。〉將為喪舉，聞喪而還，其誰曰非侮也？〈舉，動也。如在國聞楚有喪，將為之舉動而往，況已至漢，聞喪而還，其誰言魯不輕侮也？〉事其君而任其政，其誰由己貳？〈任，當也。由，從也。言楚臣方事其君，當其政，其誰肯從己時而使諸侯有攜貳者也。〉求說其侮，而亟於前之人，其讎不滋大乎？〈說，猶除也。滋，益也。亟，疾也。言楚君臣求除其輕侮己者，將急疾於前之人，此讎不益大乎。〉說侮不懦，執政不貳，帥大讎以憚小國，其誰云待之？〈懦，弱也。憚，難也。言楚人欲除其侮慢之恥，不懦弱，其執政之臣無二心。以楚大讎，為魯作難，其誰能待之？待，猶禦也。〉若從君而走患，則不如違君以避難。〈走，之也。〉且夫君子計成而後行，二三子計乎？有禦楚之術而有守國之備，則可也；〈可，可還也。〉若未有，不如往也。」乃遂行。

反，及方城，聞季武子襲卞，〈方城，楚北山也。卞，魯邑也，季武子襲之以自予也。〉公欲還，出楚師以伐魯。〈伐季氏也。言魯者，季氏專魯國也。〉榮成伯曰：「不可。〈成伯，魯大夫，聲伯之子也，名欒。〉君之於臣，其威大矣。不能令於國，而恃諸侯，諸侯其誰暱之？〈暱，親也。〉若得楚師以伐魯，魯既不違夙之取卞也，必用命焉，守必固矣。〈夙，武子名也。言夙取卞時，魯人不違而從之，是為聽用其命，必同心而守，故言「固矣」。〉若楚之克魯，〈克，勝也。〉諸姬不獲闕焉，而況君乎？彼無亦置其同類以服東夷，而大攘諸夏，將天下是王，而何德於君，其予君也？〈無亦，亦也。同類，同姓也。攘，卻也。言楚亦將自置其同姓於魯以取天下，不與君也。〉若不克魯，君以蠻、夷伐之，而又求入焉，必不獲矣。不如予之。〈予之，以卞予武子也。〉夙之事君也，不敢不悛。〈悛，改也。〉醉而怒，醒而喜，庸何傷？〈庸，用也。言公欲伐魯，若人醉而怒；今止者，醒而喜，用何傷乎。〉君其入也！」乃歸。

季冶致祿

襄公在楚，季武子取卞，使季冶逆，〈季冶，魯大夫，季氏之族子冶也。逆，迎也。〉追而予之璽書，〈璽，印也。古者，大夫之印亦稱璽。璽書，印封書也。〉以告曰：「卞人將畔，臣討之，既得之矣。」〈此璽書之辭也。〉公未言，榮成子曰：〈恐公怒，故先言也。〉「子股肱魯國，社稷之事，子實制之。唯子所利，何必卞？〈利，猶便也。〉卞有罪而子征之，子之隸也，又何謁焉？」〈隸，役也。謁，告也。〉子冶歸，致祿而不出，〈致，歸也。歸祿，還采邑也。《傳》曰：「公冶致其邑」也。〉曰：「使予欺君，謂予能也。〈欺，謂璽書言卞人將畔也。能，賢能也。〉欺其君，敢享其祿而立

其朝乎？」〈享，食也。〉

叔孫穆子知楚公子圍有篡國之心

虢之會，〈諸侯之大夫尋宋之盟也。在魯昭元年。〉楚公子圍二人執戈先焉。〈楚公子圍，恭王之庶子靈王熊虔也，時為令尹。先，謂使二人執戈在前導也。〉蔡公孫歸生與鄭罕虎見叔孫穆子，〈歸生，蔡大師子朝之子子家也。罕虎，鄭大夫，子罕之孫、子展之子子皮也。穆子，魯卿叔孫豹也。〉穆子曰：「楚公子甚美，不大夫矣，〈美，謂服飾盛也。〉抑君也。〈似君也。〉」鄭子皮曰：「有執戈之前，吾惑之。」〈惑，疑怪也。〉蔡子家曰：「楚，大國也；公子圍，其令尹也。有執戈之前，不亦可乎？」穆子曰：「不然。天子有虎賁，習武訓也；〈訓，教也。虎賁，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，舍則守王閑，王在國則守宮門，所以習武教也。〉諸侯有旅賁，禦災害也；〈禦，禁也。旅賁，掌執戈盾夾車而趨，車止則持輪，所以備非常、禁災害也。〉大夫有貳車，備承事也；〈貳，副也。承，奉也。事，使也。〉士有陪乘，告奔走也。〈陪，猶重也。奔走，使令也。〉今大夫而設諸侯之服，有其心矣。〈有篡國心也。〉若無其心，而敢設服以見諸侯之大夫乎？將不入矣。〈若不見討，必為篡，不復入為大夫也。〉夫服，心之文也。〈言心所好，身必服之。〉如龜焉，灼其中，必文於外。若楚公子不為君，必死，不合諸侯矣。」〈不復為大夫以會諸侯也。〉公子圍反，殺郟敖而代之。〈郟敖，楚康王之子麇。麇有疾，圍縊而殺之，葬之于郟，諸侯謂之郟敖。　案：公序本無「諸侯」二字。〉

叔孫穆子不以貨私免

虢之會，諸侯之大夫尋盟未退。〈尋宋之盟也。〉季武子伐莒取鄆，〈鄆，莒邑也。〉莒人告于會，楚人將以叔孫穆子為戮。〈楚人，令尹圍也。以魯背盟取鄆，故欲戮之。〉晉樂王鮒求貨於穆子，〈樂王鮒，晉大夫樂桓子也。〉曰：「吾為子請於楚。」穆子不予。梁其踁謂穆子曰：「有貨，以衛身也。出貨而可以免，子何愛焉？」〈梁其踁，穆子家臣也。衛，營也。〉穆子曰：「非女所知也。承君命以會大事，〈大事，盟也。〉而國有罪，我以貨私免，是我會吾私也。苟如是，則又可以出貨而成私欲乎？〈苟，誠也。誠復有如此事者，即當復以財貨求免而成私欲。私欲成，則公義廢也。〉雖可以免，吾其若諸侯之事何？夫必將或循之，曰：『諸侯之卿有然者故也。』〈必將有循傚我者，言諸侯之卿嘗有以貨私免者也。〉則我求安身而為諸侯法矣。〈貨免之法也。〉君子是以患作。〈患作，患所作不得衷，以亂事也。〉作而不衷，將或道之，〈衷，中

也。〉是昭其不衷也。余非愛貨，惡不衷也。〈欲殺身以成義，不欲求生以害道也。〉且罪非我之由，〈由武子也。〉為戮何害？」〈何害於義也。〉楚人乃赦之。

穆子歸，武子勞之，日中不出。〈日中，旦至日中也。穆子怨其背盟伐莒，故不出見之也。〉其人曰：「可以出矣。」〈其人，穆子家臣曾阜也。〉穆子曰：「吾不難為戮，養吾棟也。〈武子，政卿也，是為國棟。言己為戮，魯誅盡矣，故曰：「養吾棟」也。〉夫棟折而榱崩。吾懼壓焉。〈壓，笮也。言季氏亡，則叔孫氏亦必亡也。〉故曰雖死於外，而庇宗於內，可也。〈庇，覆也。〉今既免大恥，而不忍小忿，可以為能乎？」乃出見之。

子服惠伯從季平子如晉

平丘之會，晉昭公使叔向辭昭公，弗與盟。〈晉昭公，晉平公之子昭公夷也。魯昭十年，季平子伐莒取郠，莒人愬之於晉。昭十三年，晉將討魯，會于平丘，使叔向辭魯昭公，不與之盟也。〉子服惠伯曰：「晉信蠻、夷而棄兄弟，〈蠻、夷，莒人；兄弟，魯也。〉其執政貳也。〈執政之臣有二心於莒而助之也。〉貳心〈案：「心」，公序本無。〉必失諸侯，豈唯魯然？〈言不獨失魯也。〉夫失其政者，必毒於人，魯懼及焉，〈必加毒於人也。〉不可以不恭。必使上卿從之。」〈從至晉謝也。〉季平子曰：「然則意如乎！〈平子，季武子之孫、悼子之子意如也，時為上卿。〉若我往，晉必患我，誰為之貳？」〈患，謂見執。若，如也。貳，副也。〉子服惠伯曰：「椒既言之矣，敢逃難乎？椒請從。」〈椒，惠伯名也。〉

晉人執平子。子服惠伯見韓宣子曰：〈宣子，晉政卿，韓獻子之子起也。〉「夫盟，信之要也。〈要，猶結也。〉晉為盟主，是主信也。若盟而棄魯侯，信抑闕矣。〈闕，缺也。〉昔欒氏之亂，齊人閒晉之禍，伐取朝歌。〈閒，候也。欒氏，晉大夫欒盈也，獲罪奔楚，自楚奔齊。魯襄二十三年，齊莊公納盈，不克。秋，伐晉，取朝歌。朝歌，晉邑也。〉我先君襄公不敢寧處，使叔孫豹悉帥敝賦，〈賦，兵也。〉踦跂畢行，無有處人，〈踦跂，跰躃也。〉以從軍吏，次於雍渝，〈次，舍也。雍渝，晉地也。〉與邯鄲勝擊齊之左，〈邯鄲勝，晉大夫，趙旃之子須子勝也，食采邯鄲。左，左軍也。〉掎止晏萊焉，〈從後曰掎。止，獲也。晏萊，齊大夫也。〉齊師退而後敢還。非以求遠也，〈非以求遠功也。〉以魯之密邇於齊，而又小國也；〈密，比也。邇，近也。〉齊朝駕則夕極於魯國，〈極，至也。〉不敢憚其患，而與晉共其憂，亦曰：『庶幾有益於魯國乎！』〈益，謂得晉之力助也。〉今信蠻、夷而棄之，夫諸侯之勉於君者，將安勸矣？

若棄魯而苟固諸侯，群臣敢憚戮乎？諸侯之事晉者，魯為勉矣。若以蠻、夷之故棄之，其無乃得蠻、夷而失諸侯之信乎？子計其利者，小國共命。」〈共，敬從也。〉宣子說，乃歸平子。

季桓子穿井獲羊

季桓子穿井，獲如土缶，〈案：《攷異》卷二：「『如』字疑涉注文而衍。」〉其中有羊焉。〈桓子，魯政卿，季平子之子斯也。或云：得土如瓦缶，中有土羊。昭謂：羊，生羊也，故謂之怪也。〉使問之仲尼曰：「吾穿井而獲狗，何也？」〈獲羊而言狗者，以孔子博物，測之也。〉對曰：「以丘之所聞，羊也。丘聞之：木石之怪曰夔、蜽蜩，〈木石，謂山也。或云：「夔，一足，起人謂之山繅，音『騷』，或作『　　』，富陽有之，人面猴身，能言。或云『獨足』也。」蜽蜩，山精，倣人聲而迷惑人也。〉水之怪曰龍、罔象，土之怪曰羵羊。」〈龍，神獸也。非常見，故曰怪。或曰：「罔象食人，一名沐腫。」唐云：「羵羊，雌雄不成者也。」案：「羵羊」，公序本作「墳羊」。〉

公父文伯之母對季康子問

季康子問於公父文伯之母曰：〈康子，魯政卿，季悼子曾孫、桓子之子季孫肥也。文伯，魯大夫，季悼子之孫、公父穆伯之子公父歜也。母，穆伯之妻敬姜也。〉「主亦有以語肥也。」〈大夫稱主，妻亦如之。語，教戒之也。〉對曰：「吾能老而已，何以語子。」康子曰：「雖然，肥願有聞於主。」〈覬得一言可行者也。〉對曰：「吾聞之先姑曰：〈夫之母曰姑，歿曰先姑。〉『君子能勞，後世有繼。』」〈能勞，能自卑勞，貴而不驕也。有繼，子孫不廢也。〉子夏聞之，曰：「善哉！商聞之曰：『古之嫁者，不及舅、姑，謂之不幸。』夫婦，學於舅、姑者也。」

公父文伯飲南宮敬叔酒

公父文伯飲南宮敬叔酒，〈敬叔，魯大夫，孟僖子之子、懿子之弟南宮說也。〉以露睹父為客。〈睹父，魯大夫也。客，上客也。禮：飲，尊一人以為客也。〉羞鱉焉，小。〈羞，進也。〉睹父怒，〈怒鱉小也。〉相延食鱉，〈延，進也。眾賓相進以食鱉也。〉辭曰：「將使鱉長而後食之。」遂出。〈此睹父辭也。〉文伯之母聞之，怒曰：「吾聞之先子曰：〈先子，先舅季悼子也。〉『祭養尸，饗養上賓。』〈言祭祀之禮，尊養尸；饗宴之禮，養上賓也。〉鱉於何有？〈於何有，猶何禮有鱉也。　案：「猶何禮有

鱉」，《札記》據段玉裁說當作「猶何有於鱉」。〉而使夫人怒也！」遂逐之。五日，魯大夫辭而復之。〈辭，請也。〉

公父文伯之母論內朝與外朝

公父文伯之母如季氏，〈如，之也。〉康子在其朝，〈自其外朝也。　案：「外」，《攷異》卷二：「當是『內』字之誤。」〉與之言，弗應，從之及寢門，弗進而入。〈入康子之家也。〉康子辭於朝而入見，〈辭其家臣，入見敬姜也。〉曰：「肥也不得聞命，無乃罪乎？」〈得無有罪也。〉曰：「子弗聞乎？天子及諸侯合民事於外朝，〈言與百官考合民事於外朝也。〉合神事於內朝；〈神事，祭祀也。內朝，在路門內也。〉自卿以下，合官職於外朝，〈外朝，君之公朝也。〉合家事於內朝；〈家，大夫。內朝，家朝也。〉寢門之內，婦人治其業焉。上下同之。〈寢門，正室之門也。上下，天子已下也。〉夫外朝，子將業君之官職焉；內朝，子將庀季氏之政焉，〈庀，治也。〉皆非吾所敢言也。」

公父文伯之母論勞逸

公父文伯退朝，朝其母，其母方績。文伯曰：「以歜之家而主猶績，〈言家有寵，不當績也。〉懼忤季孫之怒也，〈季孫，康子也。位尊，又為大宗也。〉其以歜為不能事主乎！」

其母歎曰：「魯其亡乎！使僮子備官而未之聞耶？〈僮，僮蒙不達也。言已居官而未聞道也。〉居，吾語女。〈居，坐也。〉昔聖王之處民也，擇瘠土而處之，〈磽确為瘠。〉勞其民而用之，故長王天下。〈瘠土利薄，又勞而用之，使不淫逸；不淫逸則向義，故長王天下也。〉夫民勞則思，思則善心生；〈民勞於事，則思儉約，故善心生也。〉逸則淫，淫則忘善，忘善則惡心生。沃土之民不材，逸也；〈沃，肥美也。不材，器能少也。〉瘠土之民莫不嚮義，勞也。〈善心生，故向義也。〉是故天子大采朝日，與三公、九卿祖識地德；〈《禮》：「天子以春分朝日，示有尊也。」虞說曰：「大采，衮織也。祖，習也。識，知也。地德所以廣生。」昭謂：禮玉藻，天子玄冕以朝日。冕服之下則大采，非衮織也。《周禮》：「王者搢大圭，執鎮圭，藻五采五就以朝日。」則大采謂此也。言天子與公卿因朝日以修陽政而習地德，因夕月以理陰教而糾天刑。日照晝，月照夜，各因其照以修其事。　案：「冕服之下」，「冕」字上公序本有「玄冕」二字。〉日中考政，與百官之政事，師尹維旅、牧、相宣序民事；〈宣，遍也。序，次

也。三君云：「師尹，大夫官也，掌以美制王。維，陳也。旅，眾士也。牧，州牧也。相，國相也。皆百官政事之所及也。」一曰：「師尹，公也。《詩》云：『赫赫師尹。』」　案：「掌以美制王」，「制」，公序本作「詔」。〉少采夕月，與大史、司載糾虔天刑；〈夕月以秋分。糾，恭也。虔，敬也。刑，法也。或云：「少采，黼衣也。」昭謂：朝日以五采，則夕月其三采也。載，天文也。司天文謂馮相、保章氏，與大史相儷偶也。因夕月而恭敬觀天法、考行度以知妖祥也。〉日入監九御，使潔奉禘、郊之粢盛，〈監，視也。九御，九嬪之官，主粢盛、祭服者也。〉而後即安。〈即，就也。〉諸侯朝修天子之業命，〈業，事也。命，令也。〉晝考其國職，夕省其典刑，〈典，常也。刑，法也。〉夜儆百工，使無慆淫，而後即安。〈儆，戒也。工，官也。慆，慢也。〉卿大夫朝考其職，〈在公之官職也。〉晝講其庶政，夕序其業，〈序，次也。〉夜庀其家事，而後即安。〈庀，治也。〉士朝受業，〈受事於朝也。〉晝而講貫，〈貫，習也。〉夕而習復，〈復，覆也。〉夜而計過無憾，而後即安。〈憾，恨也。凡此皆先公後私之義也。〉自庶人以下，明而動，晦而休，無日以怠。〈晦，冥也。〉

「王后親織玄紞，〈《說》云：「紞，冠之垂前後者。」昭謂：紞，所以懸瑱當耳者也。〉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紘、綖，〈既織紞，復加之紘、綖也。冕曰紘。紘，纓之無綏者也，從下而上，不結。綖，冕上覆之者也。〉卿之內子為大帶，〈卿之適妻曰內子。大帶，緇帶也。　案：《發正》卷五引任大椿說：「緇帶」當作「素帶」。〉命婦成祭服，〈命婦，大夫之妻也。祭服，玄衣、纁裳也。〉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，〈列士，元士也。既成祭服，又加之以朝服也。朝服，天子之士皮弁素積，諸侯之士玄端委貌。〉自庶士以下，皆衣其夫。〈庶士，下士也。下，至庶人也。〉社而賦事，蒸而獻功，〈社，春分祭社也，事農桑之屬也。冬祭曰蒸，蒸而獻五穀、布帛之屬也。　案：「布帛之屬也」，「屬」公序本作「功」。〉男女效績，愆則有辟，古之制也。〈績，功也。辟，罪也。〉君子勞心，小人勞力，先王之訓也。自上以下，誰敢淫心舍力？今我，寡也，爾又在下位，〈下位，大夫也。　案：「大夫」，公序本作「下大夫」。〉朝夕處事，猶恐忘先人之業。〈處事，處身於作事也。〉況有怠惰，其何以避辟！〈上言「愆則有辟」，故言「何以避辟」也。〉吾冀而朝夕修我曰：『必無廢先人。』〈冀，望也。而，女也。修，儆也。〉爾今曰：『胡不自安。』〈欲使我不績而自安也。〉以是承君之官，余懼穆伯之絕嗣也。」〈承，奉也。以是怠墮之心奉君官職，無以避辟，將見誅絕也。〉仲尼聞之曰：「弟子志之，〈志，識也。〉季氏之婦不淫矣。」

公父文伯之母別於男女之禮

公父文伯之母，季康子之從祖叔母也。〈祖父昆弟之妻也。〉康子往焉，閽門與之言，〈閽，闢也。門，寢門也。〉皆不踰閾。〈閾，限也。皆，二人也。敬姜不喻閾而出，康子不踰閾而入。《傳》曰：「婦人送迎不出門，見兄弟不踰閾。」〉祭悼子，康子與焉，〈悼子，穆伯之父、敬姜先舅也。與，與祭也。〉酢不受，徹俎不宴，〈《禮》：「祭，主人獻賓，賓酢主人。」不受，敬姜不親受也。祭畢徹俎，不與康子宴飲也。〉宗不具不繹，〈繹，又祭也。唐尚書云：「祭之明日也。」昭謂：天子、諸侯曰繹，以祭之明日；卿大夫曰賓尸，與祭同日。此言繹者，通言也。賈侍中云：「宗，宗臣，主祭祀之禮也。不具，謂宗臣不具在，則敬姜不與繹也。」〉繹不盡飫則退。〈《說》曰：「飫，宴安私飲也。」昭謂：立曰飫，坐曰宴。言宗具則與繹，繹畢而飲，不盡飫禮而退，恐有醉飽之失，皆所以遠嫌也。〉仲尼聞之，以為別於男女之禮矣。

公父文伯之母欲室文伯

公父文伯之母欲室文伯，〈室，妻也。〉饗其宗老，〈家臣稱老。宗，宗人，主禮樂者也。《楚語》曰：「屈到嗜芰，有疾，屬其宗、老曰：『祭我必以芰』」也。〉而為賦《綠衣》之三章。〈《綠衣》，《詩・邶風》也。其三章曰：「我思古人，實獲我心。」以言古之賢人，正室家之道，我心所善也。　案：「我思古人，實獲我心」，乃《毛詩・綠衣》四章之辭而非三章。《綠衣》之三章：「我思古人，俾無訧兮。」與下文「謀而不犯」之義正合。〉老請守龜卜室之族。〈守龜，卜人。族，姓也。〉師亥聞之曰：〈師亥，魯樂師之賢者也。〉「善哉！男女之饗，不及宗臣；〈賈侍中云：「男女之饗，謂宴相饗食之禮不及宗臣也。」昭謂：上章所云「徹俎不宴」是也。〉宗室之謀，不過宗人。〈虞、唐云：「不過宗人，不與他姓議親親也。」昭謂：此宗人則上宗臣也。亦用同姓，若漢宗正用諸劉矣。凡時男女之饗，不及宗臣，至於謀宗室之事，則不過宗臣。故敬姜欲室文伯而饗其宗老，賦詩以成之也。〉謀而不犯，微而昭矣。〈不犯，不犯禮也。微而昭，詩以合意也。〉詩所以合意，歌所以詠詩也。今詩以合室，歌以詠之，度於法矣。」〈合，成也。〉

公父文伯卒其母戒其妾

公父文伯卒，其母戒其妾曰：「吾聞之：好內，女死之；好外，士死之。今吾子夭死，吾惡其以好內聞也。二三婦之辱共先者〈案：「者」，公序本在「祀」字下。〉祀，〈辱，自屈辱，共奉先人之祀者也。〉請無瘠色，〈毀瘠之色也。〉無洵涕，〈無聲涕出為洵涕也。〉無搚膺，〈搚，叩也。膺，胸也。〉無憂容，有降服，無加服。〈輕於禮

為降，重於禮為加。〉從禮而靜，是昭吾子也。」仲尼聞之曰：「女知莫若婦，男知莫若夫。〈言處女之智不如婦，童男之智不如丈夫也。〉公父氏之婦智也夫！〈公父，季氏之別也。智也夫者，凡婦人之情，愛其子，欲令妻妾思慕而已，今敬姜乃反割抑，欲以明德，此丈夫之智，故曰：「智也夫」。〉欲明其子之令德。」

孔丘謂公父文伯之母知禮

公父文伯之母朝哭穆伯，而暮哭文伯。〈哭，謂既練之後，哀至之哭也。此父子之喪哭不相及，終言之耳。禮，寡婦不夜哭，遠情欲也。〉仲尼聞之曰：「季氏之婦可謂知禮矣。愛而無私，上下有章。」〈上下有章，夫朝、子暮也。〉

孔丘論大骨

吳伐越，墮會稽，〈會稽，山名。墮，壞也。吳王夫差敗越於夫椒，越王句踐棲於會稽，吳圍而壞之。在魯哀元年。〉獲骨焉，節專車。〈骨一節，其長專車。專，擅也。〉吳子使來好聘，〈吳子，夫差。好聘，修舊好也。〉且問之仲尼，曰：「無以吾命。」賓發幣於大夫，及仲尼，仲尼爵之。〈發所齎幣於魯大夫，次及仲尼也。爵之，飲之酒也。〉既徹俎而宴，〈獻酢禮畢，徹俎而宴飲也。〉客執骨而問曰：〈因折俎之骨，執以問也。〉「敢問骨何為大？」〈凡骨何者為大？〉仲尼曰：「丘聞之：昔禹致群神於會稽之山，〈群神，謂主山川之君，為群神之主，故謂之神也。〉防風氏後至，禹殺而戮之，〈防風，汪芒氏之君名也。違命後至，故禹殺之，陳尸為戮也。〉其骨節專車。此為大矣。」客曰：「敢問誰守為神？」仲尼曰：「山川之靈，足以紀綱天下者，其守為神；〈山川之守主，為山川設者也。足以紀綱天下，謂名山大川能興雲致雨以利天下也。〉社稷之守者，為公侯。〈封國，立社稷而令守之，是謂公侯也。〉皆屬於王者。」客曰：「防風何守也？」仲尼曰：「汪芒氏之君也，〈汪芒，長狄之國名也。〉守封、嵎之山者也，〈封，封山。嵎，嵎山。今在吳郡永安縣也。〉為漆〈案：「漆」，《札記》：「當為『涞』之訛。」〉姓。〈漆，汪芒氏之姓也。〉在虞、夏、商為汪芒氏，於周為長狄，〈周世其國北遷，為長狄也。〉今為大人。」〈今，孔子時也。〉客曰：「人長之極幾何？」仲尼曰：「僬僥氏長三尺，短之至也。〈僬僥，西南蠻之別也。〉長者不過十之，數之極也。」〈十之三丈，則防風氏也。〉

孔丘論楛矢

仲尼在陳，有隼集于陳侯之庭而死，楛矢貫之，石砮其長尺有咫。〈隼，鷙鳥也。楛，木名。砮，鏃也，以石為之。八寸曰咫。楛矢貫之，墜而死也。〉陳惠公使人以隼如仲尼之館問之。〈惠公，陳哀公之孫、悼太子之子吳也。館，仲尼所舍也。　案：「惠公」，《攷異》卷二據史記陳杞世家說當作「湣公」。〉仲尼曰：「隼之來也遠矣！此肅慎氏之矢也。〈肅慎，北夷之國，故隼來遠矣。《傳》曰：「肅慎、燕、亳，吾北土也。」〉昔武王克商，通道于九夷、百蠻，〈九夷，東夷九國也。百蠻，蠻有百邑也。〉使各以其方賄來貢，〈方賄，各以所居之方所出貨賄為貢也。〉使無忘職業。於是肅慎氏貢楛矢、石砮，其長尺有咫。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也，以示後人，使永監焉，〈監，視也。〉故銘其栝曰：『肅慎氏之貢矢』，〈刻曰銘。栝，箭、羽之閒也。〉以分大姬，配虞胡公而封諸陳。〈分，予也。大姬，武王元女。胡公，舜後，虞遏父之子胡公滿也。諸，之也。〉古者，分同姓以珍玉，展親也；〈展，重也。玉，謂若夏后氏之璜也。〉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，使無忘服也。故分陳以肅慎氏之貢。〈陳，嬀姓也。〉君若使有司求諸故府，其可得也。」〈故府，舊府也。〉使求，得之金櫝，如之。〈櫝，匱也。金，以金帶其外也。如之，如孔子之言也。〉

閔馬父笑子服景伯

齊閭丘來盟，〈閭丘，齊大夫閭丘明也。初，齊悼公在魯，取季康子之妹，及即位而逆之，季魴侯通焉。女言其情，不敢予也。齊侯怒，伐魯，魯與齊平，齊使閭丘明來盟。在魯哀八年也。〉子服景伯戒宰人曰：「陷而入於恭。」〈景伯，魯大夫，子服惠伯之孫、昭伯之子子服何也。宰人，吏人也。陷，猶過失也。如有過失，寧近於恭也。〉閔馬父笑，景伯問之，〈馬父，魯大夫也。〉對曰：「笑吾子之大也。〈謂驕滿也。〉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，以那為首，〈正考父，宋大夫，孔子之先也。名頌，頌之美者也。太師，樂官之長，掌教《詩》、《樂》。《毛詩》序云：「微子至于戴公，其閒禮樂廢壞，有正考父者，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，以那為首。」鄭司農云：「自考父至孔子，又亡其七篇，故餘五耳。」〉其輯之亂曰：〈輯，成也。凡作篇章，篇義既成，撮其大要為亂辭。詩者，歌也，所以節儛者也，如今三節儛矣。曲終乃更變章亂節，故謂之亂也。〉『自古在昔，先民有作。溫恭朝夕，執事有恪。』〈恪，敬也。先王稱之曰自古，古曰在昔，昔曰先民。有作，言先聖人行此恭敬之道久矣，不敢言創之於己，乃云受之於先古也。〉先聖王之傳恭，猶不敢專，稱曰『自古』，古曰『在昔』，昔曰『先民』。〈此其不敢專也。〉今吾子之戒吏人曰『陷而入於恭』，其滿之甚也。〈驕為滿，恭為謙。〉周恭王能庇昭、穆之闕而為『恭』〈庇，覆也。恭王，周昭王之孫、穆王之子。昭王南征而不反，穆王欲肆其心，皆有闕失。言恭王能庇覆之，故為「

恭」也。〉，楚恭王能知其過而為『恭』。〈恭王，楚莊王之子。知其過者，有疾，召大夫曰：「不穀不德，覆楚國之師。若歿，請為『靈』若『厲』」。子囊曰：「君實恭，可不謂『恭』乎？」大夫從之。〉今吾子之教官僚曰：〈唐云：「同官曰僚。」昭謂：此景伯之屬，下僚耳，非同官之僚也。同僚，謂位同者也。《詩》云：「我雖異事，及爾同僚。」〉『陷而後恭』，道將何為？」〈失道尚為恭，如其得道，將何為乎？〉

孔丘非難季康子以田賦

季康子欲以田賦，〈田賦，以田出賦也。賈侍中云：「田，一井也。周制：十六井賦戎馬一匹、牛三頭。一井之田，而欲出十六井之賦也。」昭謂：此數甚多，似非也。下雖云「收田一井」，凡數從夫井起，故云井耳。〉使冉有訪諸仲尼。〈冉有，孔子弟子冉求也，為季氏宰。康子欲加賦，使訪之。〉仲尼不對，〈以其非制也。〉私於冉有曰：「求來！女不聞乎？先王制土，籍田以力，而砥其遠邇；〈制土，制其肥磽以為差也。籍田，謂稅也。以力，謂三十者受田百畝，二十者五十畝，六十還田也。砥，平也，平遠邇所差也。《周禮》：「近郊十一，遠郊二十而三，甸、稍、縣、都皆無過十二也。」〉賦里以入，而量其有無；〈里，壚也，謂商賈所居之區域也。以入，計其利入多少，而量其財業有無以為差也。《周禮》：「國宅無征，園壚二十而一，漆林之征二十而五」也。〉任力以夫，而議其老幼。〈力，謂繇役。以夫，以夫家為數。議其老幼，老幼則有復，□□除也。　案：「則有復」下，公序本無空格。〉於是乎有鰥、寡、孤、疾，〈又議其鰥、寡、孤、疾而不役也。疾，廢疾也。〉有軍旅之出則徵之，無則已。〈云徵鰥、寡、孤、疾之賦也。已，止也。無軍旅之出，則止不賦也。〉其歲，收田一井，出稷禾、秉芻、缶米，不是過也。〈其歲，有軍旅之歲也。缶，庾也。《聘禮》曰：「十六斗曰庾，十庾曰秉。秉，二百四十斗也。四秉曰筥，十筥曰稷。稷，六百四十斛也。」　案：「二百四十斗」，公序本作「一百六十斗」。〉先王以為足。〈足供用也。〉若子季孫欲其法也，則有周公之籍矣；〈籍田之法，周公所制也。〉若欲犯法，則苟而賦，又何訪焉！」〈苟，苟且也。時康子不聽，魯哀十二年春，卒用田賦。〉